

朱維幹 纂輯
李瑞良 增輯

四庫全書
閱人善依提要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維幹
李瑞良
纂輯
增輯

四庫全書閩人善作提要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朱維幹輯錄. 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8

ISBN 7-211-03684-2

I. 四… II. 朱… III. ①四庫全書-圖書目錄-福建-清代②四庫全書-內容提要-福建-清代 IV. Z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24388 號

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

SIKU QUANSHU MINREN ZHUSUO TIYAO

朱維幹輯錄 李瑞良增輯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州東水路 76 號 郵編：350001)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上海新開路 1209 弄 60 號 郵編：200041)

福建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

(三明富興路 15 號 郵編：365001)

開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8.625 印張 6 插頁 444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7-211-03684-2
Z · 25 定價：45.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朱維幹先生遺照

半歲落先生。苟學布道者也。

道徳文章，人謂其師。早年同脩革
命，不敵々々艱危。多方掩护中興。滔
天他下。克令革局。浩氣。身全力報。濟
列士視爲。如斧烈士造孤。新巾國威
立成。他不求財報。事過鮮爲人知。雖
與處逆境。并處之泰然。沒經屠戮政策。
於五九年。進士。厚享期頤高寿。

潘心城副省長序文手跡

序

潘心城

閩省地居東南，擅山海之利，物華天寶。自唐始，即興學重教，文物駿駿，直追中原，至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明人言天下科第之盛者，必以閩爲首，並贊云：高山大川，靈秀萃焉，郡邑通衢，政教興焉。迄於近代，學者文人，後先相望。書林學海，成就輝煌，文獻典籍，浩如烟海。後人欲窺歷代閩人著作之概，常恨無由問津。已故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公鐵蒼（維幹）先生有鑒於此，雖年邁，仍毅然從事《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之纂輯，實爲適時之舉。

朱鐵蒼先生，前輩名學者也。道德文章，人所共仰。早年同情革命，不顧個人安危，多方掩護中共福建地下黨人之革命活動，並全力接濟烈士親屬，收養烈士遺孤。新中國成立後，先生不求酬報，事跡鮮爲人知。雖身處逆境，亦處之泰然。後經落實政策，於一九九一年逝世，得享期頤高壽。

先生早歲勤奮好學，被選派出洋留學。一九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教育系，一生以育才爲己任。先生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對福建歷史文化研究尤深。其力作《福建史稿》被譽爲福建史專著之第一部，以材料豐富、見解獨特著稱於世。先生繼承鄭樵、袁樞治學之道，平日勤於輯錄史料，經年不辭辛勞，躬耕不息，將《四庫全書總目》中之閩人著作一一鈎稽抄錄，積稿盈尺。其執著精神與堅強毅力實非常人所能及，令人贊嘆不已。先生哲嗣，原省人大常委朱旭同志秉承遺願，公餘致力於先生遺稿整理工作，並約請省出版社編審李瑞良同志加以增補，旁搜博採，分類編排，煌煌一巨帙矣。

文教興，國家興，已成世人共識，現代化建設需要知識與智慧，讀書問學，求知增智，擴大視野，開拓進取，化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功莫大焉。科學文化不分中外，無論古今，苟能益人神智，開闊胸襟，均應廣取博求，熔於一爐，為我所用。茲編所輯，雖非閩人著述全貌，然已見吾閩千餘年文化發展之概要。四庫提要素稱權威之作，各書先列撰人生平，次考著作原委，槩括要指，總敘崖略，知人論世，一覽了然。議論間或迂腐，考訂實多可取。前人目為學海之津逮，讀書之門徑，良有以也。讀此書者，當以今之觀點，研其辭意，察其是非，權其得失，取其精華，別擇去取，高下在心，知新溫故，不可偏廢。朱旭同志囑余題序，因綴數語，願與各界人士共勉之。

是為序。

一九九九年八月

前言

朱旭

在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的親切關懷和省新聞出版局的支持下，由先父朱維幹教授編纂、福建人民出版社李瑞良編審校訂、增補的《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終於同廣大讀者見面了。這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和珍惜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果，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留在八閩百花園中的一朵令人喜愛的小花。

先父維幹，號鐵蒼，筆名柏青。一八九三年出生於福建莆田縣黃石鎮金山村。一九九一年病逝於福州。生前是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生導師。曾兼任過福建省文史委員會委員、福建省地方志編委會顧問、福建省史學會顧問、福建省地名委員會顧問等職，是我省的一位年高德劭、學識淵博、多有貢獻的教育家、史學家、地方史專家。

先父早年就學於北京高師學堂（即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一九一八年國家在全國選拔廿名留學生時入選，被保送至香港大學教育系深造。一九二三年畢業，先受聘於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開創的廈門大學，任附校部主任。後又輾轉於北京、上海、蘇州、杭州、長沙、南寧及本省的漳州、莆田、福州、邵武、永安等地，任中學教師、教務主任、高中部主任、中學校長、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解放前還曾在莆田兼任過《南方日報》總編輯，借報連載他的首部地方史專著《莆田簡志》全書。三十年代，為方便農家子女能就地上學，以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先父頭傾資在家鄉創建金山小學。後又聯絡涵江、黃石熱心教育人士，分別在梧塘、黃石兩地同時辦起博文職業學校，被公推為首任校長。先父自明志終身獻於教育偉業。

之後，教書治史達七十多個春秋，言教體行，桃李滿天下，高足遍海內外。他一向熱愛學生，愛憎分明，直言不諱，常為學生們所樂道，被學生尊稱為『鐵師』。

粉碎『四人幫』後，喜迎春天重降祖國大地，先父精神極度振奮，表示要把失去了的光陰奪回來，報效祖國。他日以繼夜地奮筆趕寫《福建史稿》，直至大功初成。年逾九旬，仍親任碩士研究生導師，重登教壇，以畢生之學識傳授給後學諸生。

先父是個學者，但首先是個愛國者。在整整一個世紀中，作為老一代的知識分子，他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寫下無愧於黨和祖國的歷史。年輕時，他剛剛踏入大學之門，即逢『五四』運動興起，深受『五四』精神之薰陶和影響。當他大學畢業，剛剛邁入教育隊伍之行列時，又值中國共產黨成立，在茫茫的九州大地上，燃起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熊熊之火。他作為黨的同路人，義無反顧地置身於革命者行列之中。一九二五年後，他同莆仙地區第一批共產黨人陳國柱（即廖華，莆田第一個共產黨支部的創建人。解放初任福建省文教廳副廳長、國務院參事，已故）、陳國楨（中共閩南特委書記，一九四八年在漳浦犧牲）兄弟、黃震（時任中共莆田縣委書記，解放後任福建農業大學教授，已故），以及林汝楠（閩中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解放後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及華僑大學、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等校的領導人，已故）等人結成生死之交。他曾公開在莆田群衆大會上慷慨陳詞，聲援中共的北伐政治主張，閩變之時，他積極參與十九路軍的反蔣鬥爭；平時他憑借課堂、報章，發表抨擊時弊之言論和文章。他傾鉅資資助出獄脫險的進步學生東渡扶桑，因而成為當地反動派的眼中釘。三十年代初，在福州落入魔掌，身陷囹圄，經多方營救，始脫險遠行，隨黃震赴長沙另謀新路。盡管處境險惡，卻初衷不改，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掩護黨的地

下幹部及其親屬免遭於難，及時接濟生活無着的烈士親屬，收養烈士遺孤，捐資支持人民游擊隊的武裝鬥爭，成爲我黨患難與共的摯友。一九五一年春在省立師範專科學校任教時，被中共福建省委選派到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研究院學習，較系統地接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從而更堅定了他擁護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立場，成爲始終同黨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之一。即使在一九五七年遭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之時，仍能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孜孜不倦地埋頭工作。《福建史稿》中的明代部分就是在永安林場當「看牛倌」的艱難環境中完成的。

先父在港大時，與同窗好友朱光潛（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美學大師、著名作家、翻譯家，已故）、高覺敷（心理學家、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副校長）結成莫逆之交。朱光潛曾在給他的信中提及：「我輩在香港時，上山散步，形影不離，同學中有『三聖』之稱……」（見《朱光潛全集》第十卷第 255 頁）足見三人情誼之深。港大畢業時，先父原立志專攻教育理論，探尋教育救國之路。獨高覺敷先生另有見地，他說：「鐵蒼記憶力極強，又有堅實之國學基礎，且精通英文，若能專攻史學，必有大成。」遂聽其勸，改攻史學。他邊教學，邊自修史學，常苦讀至深夜，不到油乾燈盡不入寢。他邊學習，邊積累資料，寫下了大量筆記。開頭，因自身具有一定的英文優勢，又鑒於當時研究世界史者甚少，故選擇世界史作爲自己的研究方向，還寫成了第一部著作《西洋文化史話》。由朱光潛教授題寫封面、周予同教授代爲推薦，送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幸滬戰爆發，原稿在日寇炮火中化爲灰燼。後又感到世界史範圍太廣，轉攻本國史，并按朝代編輯史料，寫下了今天尚存下來的讀史劄記廿多冊。隨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他又感到中國史跨越幾千年，史料浩如烟海，皓首難窮，故又於一九四一年放棄在協和大學的教職，回到家鄉，試圖以研究莆田史爲起

點，從小做起，再逐步拓展研究之領域。回家後，深得其師、前清翰林張琴先生之鼓勵，開始了歷經六七年的《莆田簡志》的編寫工作，書成之後，甚受歡迎，被譽為既有繼承又多創見的最系統最全面的一部莆田史。這是他涉足地方史研究的最初成果。一九四九年秋，廖華同志回莆，登門專訪，老友重聚，無所不談，廖說：「中國史浩如烟海，太大，但莆田史又太小，你至少要下決心去研究一個省的歷史。你趕快收拾行裝，回到省立師範專科學校去工作，爭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寫出一部馬列主義的福建史，為福建人民做一件更有意義的好事。」由此可見，他對福建史之研究，蓋緣於其老友廖華同志的啟發和引導。

先父離世已達八年，他畢生潛心於史學研究，生活方面則一向清淡、簡樸，從無不良嗜好和奢求，致身後並無長物，遺下的最為珍貴的是兩箱尚未最終完成之手稿，內含劄記、史話、論文、專著等三十多種、六十多冊。有些《手稿歷經文革》劫難，已殘缺不全，有的已被可惡的蛀蟲所侵蝕。《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是其中最重要的大部頭之一，約三四十萬字。就我所知，此書是他為編寫《福建史稿》而進行的一項基礎性研究。他生前常講，史學浩瀚，應先博覽，廣為涉獵，方能進而求其精。為了編寫《福建史稿》，他以福建師大圖書館為家，至少做過兩件事：一是全部瀏覽過館藏的一百餘部省、州、府、郡、縣的方志，二是涉獵乾隆年間編成的《四庫全書》。他從《四庫全書總目》中輯出閩人著作，編成《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形成一部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並成為世人探究千年傳統文化的鑰匙。故《福建史稿》於八十年代末問世之後，其親密助手陳元煦教授即提出《提要》要抓緊整理、校審、增補之工作，使之更加完整。當時老人年逾九旬，已無力竟其事。我等不才，更是無法完成。後經人舉薦，認為完其事者，非李瑞良同志莫屬。李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編審、出版界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史學家、著名學者，又是我在部

隊時的老戰友。當我抱着高達盈史的老人遺稿登門討教求助時，李極爲熱忱，慨然允諾。他對出版此書的重要性、必要性有很深刻的理解，並對老人爲編輯此書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毅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爲不僅要出版而且內容要做到完整無缺。他同樣以驚人的毅力，抱病加班加點，細心翻閱覈對校補，完成了全部工作，並寫出了全書內容之簡介，使人一閱即知全書之梗概。老李那種誠摯、寬厚、嚴謹、求實之學者風範，實感人至深，值得我等學習。

去年春，當全書完成之時，我再次向省有關領導寫了一份申請書，請求支持。不數天，潘心城副省長會見我，在聽取匯報之後，明確地提出，要抓紧出版，並親自約見省出版局領導，就出版之事做了妥善安排，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真誠愛護和對歷史文化遺產的高度重視。隨後，又應我的懇求，潘副省長特爲此書寫了序文。我們全家都興奮不已，認爲這是黨和政府獎給老人的一份最珍貴的厚禮，感激之情，實非文字所能表達！

最後，借此機會代表朱維幹教授的全體親屬向省新聞出版局楊局長、省人民出版社俞社長及有關同志，向老人先前的親密助手陳元煦教授及福建師大歷史系的老師，向爲此書的誕生幫過忙、出過力、進行過指導的同志們致以誠摯的謝意。老人有知，也必定會含笑九泉的。

一九九九年國慶節寫於福州

(朱旭，朱維幹教授最小的兒子，原福建省第八屆人大常委、福建中醫學院黨委書記，現任閩臺高校交流促進會會長、研究員)

增輯說明

李瑞良

福建文化源遠流長。從上古先民文化到春秋以後的閩越文化，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魏晉以後，北方漢人大批南下，出現了幾次南遷高潮，中原文化與閩越文化發生了全面的碰撞和融合，經過長期交融，逐漸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為主導的漢文化，成為整個漢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中原地區相比，福建地區的漢文化形成較晚，但發展極快。自唐代中期以後，興學重教已蔚為風尚，科舉文化直追中原，到宋代已居全國前列。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成為福建學術文化高度發達的標誌。歷宋元明清，人文薈萃，著述浩瀚。如何了解歷代閩人著作的概貌？如何認識歷代閩人著作的個性特徵？如何評價歷代閩人著作的學術價值及其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這些問題對於研究福建乃至中國學術史都是很重要的，但由於閩人文獻數量鉅大，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

已故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鐵蒼先生，博學廣識，對福建文化史有精深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福建史稿》就是這方面的一項重要成果。這部具有開拓意義的福建地方史專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涉獵之廣泛和見解之獨到。鐵蒼先生輯錄的《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既說明他治學的嚴謹和功夫的扎實，也可以說是研究福建文化史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四庫全書》收入乾隆以前的閩人著作數百種，加上存目，總數近八百種。這個數字雖然不是乾隆以前閩人著作的全部，但確已收入了大部分重要著作，包括許多不易見到的珍本。四庫提要加上存目提要，搜羅更為廣泛，其中包括不少被清廷視為異

端的著作，如李贄的《焚書》、《續焚書》等，也都收入在內。《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三四六一種、七九三〇九卷，加上存目六七九三種、九三五五十一卷，共一〇二五四種、一七二八六〇卷，基本上將乾隆以前的主要著作，包括歷代閩人的主要著作，都包括在內。由於《總目》網羅豐富，工程浩大，歷代閩人著作提要分散排列在四部各類之中，翻檢不易。鐵蒼先生在研治福建文化史過程中，把《總目》中的閩人著作提要一一抄錄出來，不畏繁重，不辭辛勞，體現了嚴謹的治學精神，令人欽佩。把這些提要集中起來，分類編排，輯成一書，這樣做，不僅便於檢索，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反映了歷代閩人著作的基本面貌和發展脈絡，給人以總的印象，也便於集中研究。

《四庫總目》的提要出自名家之手，由當時著名學者分纂，如戴震之於經部，邵晉涵之於史部，周永年之於子部，最後由紀昀總纂定稿。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經過反覆修改，到乾隆五十八年纔由武英殿刊出。這部提要是介紹古代典籍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古典目錄學的最高水平。提要有嚴謹的撰寫體例，大抵先著錄書名、卷數及版本來源，然後介紹作者籍貫及生平，說明該書內容性質、著述淵源，考其得失，權其異同，並訂辨各書版本文字及篇帙分合之處，鉅細不遺。當然，提要是經過『欽定』的，觀點多已過時。由於篇籍浩瀚，編纂工作出自衆手，在考訂方面難免有許多疏誤。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對四庫提要的乖錯疏失處，作了系統的考辨，是研究四庫提要時必不可少的參考書。但總的說來，四庫提要衡量百家，進退古今，在漢唐目錄學著作大多亡佚的情況下，它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權威之作，一向被視為讀書的門徑，學者捨此，莫由問津。欲想了解福建古代典籍，它確是一部必讀的參考書和工具書。

由於《四庫總目》中的閩人著作提要數量鉅大，而朱先生當時正處於困難的環境下，身邊沒有助手，全靠自己檢尋抄錄，遺漏疏失在所難免。去年，我受先生哲嗣朱旭同志之託，做了一些增補整理工作，主要是：依據《總目》浙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本補錄原稿缺漏的七十多條提要，按類編入正文，又將清顧樸三《補五代史藝文志》、清倪燦《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和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中的閩人書目錄出，作為附錄。

本書收錄範圍包括歷代閩人的著作和閩人編纂的書籍。閩人著作包括單篇作品，即使由非閩人彙編成書，也在收錄之列。如集部《江湖小集》，宋陳起編。陳起是錢塘人，但他編的這部《江湖小集》中收集了宋代文人六十二家的作品，其中有嚴粲、敖陶孫等閩籍文人的作品，所以也收錄在內。至於閩人編纂的書，可以集部《花菴詞選》為例。此書由宋黃昇編纂，收入唐宋詞人數十家，非閩人佔大多數。但黃昇是福建路建安人，他作為編選者，付出了編輯的勞動，而且裡面還收有他自己的詞三十八首，理應收錄。有些著作署名均非閩人，但成書的過程或流傳的版本與閩人有關，如經部《關氏易傳》、史部《元經》和子部《李衛公問對》，均與宋建陽阮逸有關，故亦予收錄。此外，原書不署撰人名氏，但刊刻地點在福建，或前人「疑閩人所為」的，也予收錄。

鐵蒼先生在抄錄過程中，有些地方還隨文附錄其他書籍的有關提要，如《福建通志·藝文志》等書的提要，有些地方則加上按語或跋文。這些文字可供讀者研究參考，本書也予保留，不作改動。

全書除鐵蒼先生的文字及附錄部分採用新式標點外，一律按舊式句讀，只分「、」和「。」

二種。

本書按《四庫總目》體例，分經、史、子、集四部編排。我從清人補續藝文志中輯錄的書目，均作為全書附錄。

鐵蒼先生抄錄的《天一閣所藏閩人著作目錄》和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目錄

序	潘心城	七六
前言	朱旭	七八
增輯說明	李瑞良	八二
經部		
易類		一
易類存目		一六
書類		二八
書類存目		三六
詩類		三七
詩類存目		四四
禮類		四七
禮類存目		四九
春秋類		六九
春秋類存目		七四
史部		
編年類		一二三
編年類存目		一二六
紀事本末類		一八
別史類		二二三
別史類存目		二四